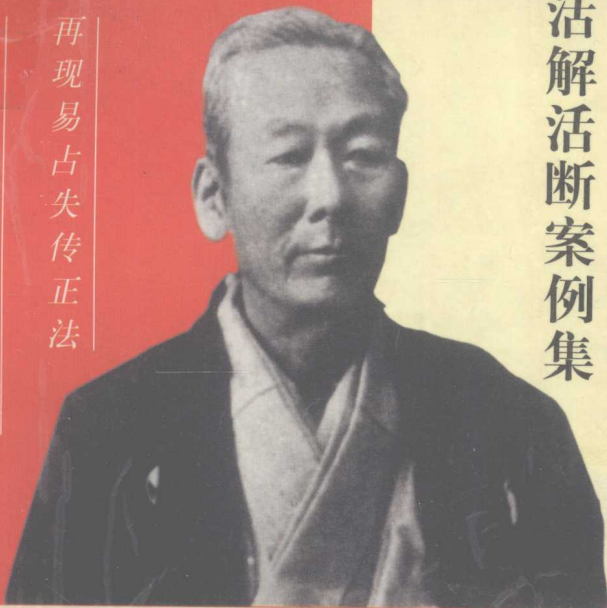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再现易占失传正法
开释易经实用测事精髓



易经活解活断案例集

gaodao duany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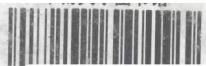
高岛断易

[日] 高岛吞象 著 [清] 王治本 译 净凡 点校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[日] 高岛吞象 著

凡 点校



高岛断易

易经活解活断案例集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李 泰
著 者: [日] 高岛吞象著
译 者: [清] 汪治本
点 校: 净 凡
封面设计: 李 斌

高岛断易——易经活解活断案例集
延边大学出版社发行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95号)
霸州市大中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 880 × 1320 毫 1/32
印 张: 23.5
字 数: 700千字
印 数: 5000册
版 次: 200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634-1425-8/G · 251

上下册定价: 36.00元

作者小传

高岛嘉右卫门，吞象，神奈川县士族也。幼受庭训，辄读四书五经，业务之暇手不释卷，积年之久，略谙诵之，窥圣贤之旨，探道德之原。

及安政六年十二月，当横滨开港之初，因过犯禁下狱，偶得《周易》一册，喜曰：“此天赐也！”昼读夜思，烂熟贯通。七年而出狱，君如身生羽翼，奋曰：“吾出万死而得一生矣！自今我唯当勇于行善而已。”

乃开廛于横滨。勤于作事，能乘机会，性又忍耐，四年间获金巨万。然后其所入，尽用诸义举，不以丝毫自为退守计。苟利于人，则进而当其劳苦，每见善事，则必著之先鞭。始造铁路，自横滨至神奈川，以纳于官；尝有洋商谋，将设街灯于横滨，君先机而造之，终不使赢利归于彼。常留心观天下之变，预卜其将来。故当其处事孔棘，他人惴惴束手无措，而君智谋横发游刃有余。当事之难决则筮之，其解说奇中，揆诸人事，大小皆验。

尝著《易断》、《易占》二书，副岛种臣、中村敬宇、栗本云三君，皆为序赠之。明治三十四年，君又将旧著重订，别为六十四卷，名曰《增补高岛易断》，特请我国浙东王君治本代为补正，译作汉文，俾可流传海外。君早晚又以此书译成英文，使之传于欧美各邦，其愿宏力毅，诚有非常人所可企及者（《高岛易断》自序，敬宇中村后跋）。

摘自袁树珊著《中国历代卜人传·附录》

序 言

《高岛易断——易经活解活断案例集》是一部世界易学史上的奇书，她是日本明治时代易学大师高岛吞象研究周易占断实例的一部巨著，一百多年来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，在易学领域影响巨大。书中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国际关系、战争、经商、治国为官、婚丧嫁娶，占断内容无所不包，而且是占无不验，令人拍案叫奇。如准确预言了中日战争、日俄战争、日本侵略朝鲜、明治维新以及各种人物的经商、为官、婚丧嫁娶等。作者对易经准确而独到领悟，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。

易学著作汗牛充栋，分为易理派和象数派，两派的研究论述把《易经》人为割裂开来，这不能不说对易学研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。本书则是在解读经文的过程中，根据象数而阐释义理，而在占断中又把易理贯穿其中，活解活断，虽不离于经文，又不拘于经文，上及天文，下及地理，中及人事，字字珠玑。本书对于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，即通俗易懂又条理清晰，堪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易学奇书。

作者序

人虽有智愚、贤不肖、贵贱、贫富之殊，其处世也，各劳精于思虑，一日无有间断。而其所志，或有为一家者，或有为一国者，或有为宇内之公益者，虽因各人天赋之能力不齐，而有大小轻重之差，大泛观之，无非希望国家之富饶，世界之泰平也。何则？假令能得一家之治齐，而所居之国乱，则不得独保其安也；又能得一国之治平，邻国扰乱，则亦不得独晏然于局外也。是理之所易睹也。

方今世运益趋文明，学艺技术之进步，非复昔日之比也。博学高才之士，不乏其人，治化之隆，如可翘足而待也。虽然，熟观今世之现状，皆以厚于己而薄他为常，甲邦常思吞噬乙国，乙国亦常以抗之为事，人心益流于邪僻，仁义之风几已扫地，优胜劣败之势日甚，弱肉强食之情益著，自王侯以至于庶人，如有不安于身后之计者也。夫贤智之士，日夜劳心力，而思虑计划，尚且不自安，所以如此者何也？抑思虑之不足，而误其方耶？不可不顾虑也。余谓是由人人忘失至诚通神之道，为使神人之间隔绝也。夫不通神，则不能禀天命，不禀天命，则不能前知将来，不知将来，则不能知人事之极。故其志望无所归著，而妄劳心力，是犹盲人而弄铳器，不能定标的而放弹，彼此皆受其害，岂不危险之甚乎？所谓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。

今日之势，既已如此，余为是惧，而悯人生之不幸，将济之于迷途也。然而救济之术，唯有在于介神人之间，而通其意而已。人若知神明之德，不晦于今，则英雄豪杰之士，方其有有疑惑也。必请教于神明，畏惮天命之严肃，博识高才之人，亦破想象之迷梦，知人生志望之所归著，则人心常有所戒惧修劣，而自可生博爱之念也。于是风教亦自匡正，可得使天下之人，浴造化之恩泽也。是余之所希望，故今传人以至诚通神之术，欲使得神人冥会也。然既已有术，则不可无书，《易》则

通神之书也。虽然古昔圣人之所以述，后世学者未能得其真意，而用之于实际也。今以国文译之，附以所见，欲使世人前知将来也。是所以述此书之大要也。

《易》之为书，明天地阴阳奇偶之理，以阐发造化之秘蕴。六十四卦，而网罗万象，盖宇宙间之事物，未有不阴阳相对者。有日则有月，有寒则有暑，有男则有女。且既有形而下之物，则必不可无形而上之道，亦犹人有可见之肉体，又必有不可见之心魂。心魂一脱去人身，则名之曰鬼神。鬼神虽不可见，人得以至诚之，则依冥助而前知将来，凡庸之徒，亦可知神之有在也。惟太古草昧之世，往往有能通神之术者，故人皆知有鬼神也；

方今称文明之盛，人之智识，凌驾古人，人事之便益进，为天涯比邻之观，然却不知感通于之鬼神，遂至有夸张无神论者。其可也？盖治世之方，古今一变，人之气质，亦随之而变。夫接神之道，由精神气力之单纯，穷理之道，由智识思想之致密，故能穷物理，而却不能通神明也。古人之精神气力，以单纯故，能通神明，而不能穷物理也。是所以至诚之道，行于上古，而巧智之术，盛于后世也。请述其变迁之所由。

夫阴阳之精气交而万物生焉，人之生也，稟受虚灵之心魂，而为万物之长，然裸体而无护身之蹄角，又无害他之爪牙。方其穴居野处也，与猛盖毒蛇之类，互相竞争，胜之则食其肉，衣其毛，不胜则为其所食。于是偶有捷智者，取火于火山，用以驱除猛盖毒蛇，始得为人类之世。尔来生民殖而禽兽减，乃至食料缺乏，数人以争一禽，斗争自是而起，其极至人相食，谓之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之世。方是时，天悯生民，降斯大人，使之救济一世。大人见此状况，恻怛之心，不能自禁，求救世之道最切。其至诚通神，感得畋渔之法，乃谕众曰：汝等今食他人之肉，而取快于一时，汝等之肉，他日又得不为人食乎？诚如此，则悲惨之状，有不忍言者。思之，勿复同类相食，如夫食料，吾能供之。乃作网罟，使之捕禽于野，渔鱼于水，众皆利之；又刻木靡以石，名曰耒耜，以垦荒芜，播以草木之实；且教以火食，众皆德而服之，事之如神。自是之后，衣食足而知礼节。令行禁止，于是统御之道始举，建国

之基斯立，君臣之分长定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伦渐备。

以我邦观之，则皇祖琼琚尊天降之时，而在支那，则伏羲氏之世也。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幽赞于神明，而创占筮之法，使人得问神决疑，前知将来，《易》曰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著”是也。夫《易》以八卦，表万物之原子，盖万物成于八原子之集合，故画八卦而现形而上，原子于形而下；重这以为六十四卦，以应万象者也。《易》之为字，重合日月，并书之则成明字，谓从斯道则万物不明也。是《易》之所以名也。故大传曰，《易》以“知幽明之故”，“知鬼神之情状”，知神之所为，见“万物之情”，见“天地之心”。盖人亦与万物同成于八原子之集合，故性情动作，共不离其序次也。故一知造化之理由，则知其性基，若死生之说，进退存亡之机，阴阳消长之理，默识冥合，而活用之，得防祸乱于未萌，消灾害于未发。

是以羲圣以下数圣人，以《易》为世世相承之神宝，以为王道之基础。夫尧舜之禅天下于舜禹，其语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其中。”忧人之所思虑，臆测想象而易违，故各卦第五爻示得中正而施政之方。然至夏殷之世，气运渐变，人人专赖智力与劳力，以营生计，无复如上古，赌身命于危险之境，为求食，是以精神气力，亦不能如上古之强壮，所关于精神气力之道术，渐趋衰颓，则势之使然也。及周而文王出焉，恐世人专信想象之理，失闻神智之道，紊人智之天真，乃崇奉神《易》，系以《彖》辞，以明羲圣之意。其辞穷幽明之蕴奥，拨造化之秘机，因天、泽、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、地之八原子配合之理，以说及人事之吉凶悔吝，行以通神之术，造化之理，及神人交通之道，两相完也。其子周公旦，亦继文王之意，通观天下，感想事物之理，虽甚错综，或有一定之规则而运转之。征殷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二《易》中感鬼神适事理之占例，与众学士从事其纂辑，果不违其所预想，知天下万象之起灭终始，不出于三百八十四爻之外。于是始照三百八十四爻于实际之事物，看以易情之变化，因卦时、卦义、卦象与刚柔之应比，与阴阳消长之气运，系辞于各爻，以大成《易》道。故周官太卜居八政之一，至春秋之世，尚重大卜之官，卿大夫掌之，上智远识之

士，效而行之。

而周公之爻辞，多涉于比拟譬喻者，少直指善恶者，考其所由，是不拟以其才之美，成斐然之章，亦有所深忧而然。盖人之资质，有善不善，故善人与不善人相待而为群，更互流行，中人从其流行，而左右上下，是阴阳消长之常理。恰如四时之循环，昼夜之交代，而当其暗黑之时，不可不揭灯火而照之，是教学之所以由兴也。夫一明一暗，一顺一逆如此者，即阴阳消长之理也。故遭“君子道长”之气运，善人得时，则天下治平，而《易》道自明；然遇小人道长之气运，不善人得时，若使善人占事，因《象》爻之辞，明陈不善人隐微之心术，发露其奸恶，则其人羞耻之余，加害于善人，亦不可知也。故周公特用隐语而系辞，例如以凶暴者为虎，以狡猾者为狐，以愚钝者为豕，婉曲其辞，使不善人反省而无所愤恨，其用心也深矣。

是以孔子之圣，犹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韦编三绝，以研究斯道者，其果几何？乃叹曰：“道之不行，吾知之矣，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；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”盖弟子中，或恃其才，以为天下之事，无足为者，迂远之道，不足学也，于是中道而废。智者过之者，盖婉辞也，唯颜回独优，入圣域，不幸短命而死，宏才能辩如子贡者，未能与闻性与天道也。斯道之至大而难传，有如此者。抑孔子所主，在与尧舜同用《易》之中正，以行之于人事，故常用其中正，谓之中庸。中庸得天命之中正，而则神智，以行之于人事，是虽圣人，所难实践也。故《中庸》曰：“天下国家，可均也，爵禄，可辞也，白刃，可蹈也，中庸，不可能也。”虽有达观远识，脱名利者，不至至诚通神之域，未能得之也。故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鲜能久矣。”夫行《易》有三要，明《易》理，一也；通世事人情，二也；至诚通神，三也。而其一、二，虽在深思推勘，至其三，则属精心气力，自行以至者也。所谓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，自明诚，谓之教”，“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”，是尽性之诚，禀神智之教也。羲、文、周、孔之四圣，各有天赋之能力，二千有余年，冥冥晦晦，如存如亡，无复实用之者，不堪慨叹也！

《易》之为书，东洋之理学，而其卦六十有四，西洋化学，亦有六十四原素，其数如合符节，可谓奇矣。唯举其所异。西洋穷理之学，即物而穷其理，故分析其组织之要素，以知其性质功用之所在。东洋理学则不然，不问动植，天地间有形之物，各寓心魂于其中，有适当之性情者也。故复《彖传》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大壮《彖传》曰，知天地之情；咸恒二卦《彖传》曰，天地万物之情可知；又《中庸》曰：“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而与天地参矣。”当知日月星辰及大地。皆大动物，而各有心魂，达其性情，保数万岁之寿，其效用极大也。若其他万物，小动物，而其寿则短，亦各有心魂达性情者也。盖宇宙间，一切万物之心魂，皆造物主之分子，而无不至精至纯者也。而问此无数万物以何组织，则物质原子有八，即谓之天、泽、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、地，其中天、雷、风、火，气体而无形状，山、地、水、泽，实体而有形状。此有形无形八原子，互相抱合结晶，而能组成万物也。而由其原子之精粗灵顽，各异物质；其物质能薰染其心魂，各异其性；其性能因缘外物，而各异其情。故虽如天地万物各分裂，而彼此不相关，是至精至纯，万物同体之心魂，暗暗里为物质所薰化，洞察斯真理而不疑，谓之知天地万物之情。洞察斯真理，而去各自为物质薰染之私欲，以赞天地之性，以遂万物之情，谓之能尽物之性，赞天地之化育。

而人之心魂，离肉体之后，不合同本原者有二：其一，致诚尽忠，计国家之幸福，死而后已之精神，其身死而心魂犹未复归本原，永在幽冥，而守天下后世者，谓之鬼神，《中庸》所谓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”即是也；其一，生涯欲逞自己之私欲，焦思苦虑之私心，其身死而心魂亦未能复归本原，彷徨于空中而为灾变者，谓之游魂；《易》所谓“游魂为变”即是也。然而鬼神感善人，而降祯祥于国家，游魂寄托恶人，而为妖孽于世间，所谓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者。是飡阳神以火，飡阴神以水，盖因此理也；凡通此理而不迷者，由《易》而知鬼神之情状者也。

东洋理学之高尚如此，故从来学《易》者，概不能得肯綮。不征之

于人事之实际，故不能知人情之错杂；或单为义理之学，不复解占筮之妙，拘泥字句之间，遂废其实用。且其称通《易》学者，则曰：“《易》教君子以常道，卜筮以谕权道”；曰“伏羲之象，文王之辞，依卜筮以为教，孔子之赞《易》，以义理为教，其施为虽异，道则一也”；曰“从性命之理，尽变化之道”；曰“探颐素隐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钩深致远，预谕人事之悔吝”；曰“《易》者，圣人所重之道，而为君子设者，后世以卜筮列之于技艺，大悖圣人之旨”；曰“圣人以《易》研几，示人向背，系吉凶悔吝之辞，鼓舞天下，诱天佑于贞悔，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。又或一二熟卜筮者，亦唯玩象而逞臆测而已。”要之和汉未有尽圣人之深意者，又未有用圣人之辞而占者也。用《易》如此，犹以干将莫邪而代菜刀，岂可不慨叹乎？

余之所讲，则异于是。照之于事物之实际，发明圣人之深意于《象》爻之辞，觉知鬼神之威灵，常现于上下左右，畏警之念，无有须臾之间断。盖余之于斯学也，其始非由师傅之教也。当读《中庸》之书，至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”，悄然而思：凡人之处世，莫善于前知百事，乃考索至诚之道者，十有余年，茫乎而无所所得，当时情怀，如怀方书而失良药之感。然当横滨开港之初，因过犯禁下狱，实安政六年十二月也；其在囹圄也，不堪幽囚之苦闷，或悔悟任血气，误生涯，万感辐辏于一身。转觉怅然之际，偶得《易经》下卷一本于席间，乃执而读之，以为吾闻《易》之书。《易》之为书，儒者千百人中，能讲之者，仅不过二三辈，而犹多不能通晓者。夫《易》者四圣人各极天授之能，竭毕生之力，而所述作，其不易解虽固当然，古昔圣人，非故用不可解之秘语，作此怪谲之书，以欲窘后人也。由是观之，其难解也，非书之难解，由吾精思之未至也已。今犹窗无吾幸以往日所闻于师之西洋理学，穷其理之所在，则或得通之乎？尔来每日课一卦，昼则玩读之，夜则暗诵之，四阅月而卒業。自是之后，叮咛反复，精思熟考，造次颠沛，未尝暂废也。涉数月之久，觉于《系辞》、《彖传》等，少有所通晓，乃益勉勵不辍。

既而得略解全体之理，因假捻纸片以代著，即事而占之，其事或

中，或不中，苦其不恒。于是沉思默读之余，幸思“至诚无息”之语，感悟“无息”二字，非单无止息之义，则无发气息之谓也。方撰筮之时，全止息吸呼，而捧著于额上，以专念其将占之事，不得不发气息之际，分著而为二，此间不容发。自是之后，百占百中，以爻辞拟之，了如指掌，有悚然而接神之想。于是始知《易》之为用，全精神气力上之术，而至诚之道，一在无息之间；且悟六十四卦，则造化之理，即万物之根本；八原子之结晶学，而推原子遇不遇之性情，及之于一切之事物，自国事之大，以至于人事之小，细大不漏，得愁指之于掌之学；又并知三百八十四爻之别，即示时之缓急，事之难易者也。诗曰：“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，中庸引之。”盖圣人说神，三以思字为助语者，即自占筮之适中，而又同其感，确信圣人曰神者，与余之曰神者，亦无分毫之异也。神字从示从申者，盖神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人能以著筮问之，则无不示申也。亦可以证余神人交通之说焉。

俯仰今古，而观察世态人情，如上文所述。古之人淳朴，而富精神气力，故能得交通于神；今之人狡智而专利欲，故不能交通于神。是以唯推测谋事，智者劳精神竭思虑，而图国利民福，亦动辄陷权谋术数，以利己为主，不顾他人之害，常窥他邦之衅隙，欲以并吞疆土。盖彼等固以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，为各人天赋之情性，不啻生存竞争，毕竟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。请试论之。

今日如欧美各邦，以理制人心，斗巧智以争生存，则我制百吨之炮，则彼制二百吨之炮，我备钢铁舰，则彼抗之以水雷，益进而益巧，愈出而愈奇，其势不知所底止，遂至驾气球而自天空投入爆裂弹，则再复太古之穴居乎？然则口倡文明，望开化，至其所行，则非却趋野蛮耶？当今文明开化之竞争者，全期优胜劣败；优胜劣败，即期弱肉强食；弱肉强食，即野蛮未开之风俗也。而欧美各邦进步之方针，正向此点而进者也。宇内各国之情势，业已如此，而其所以未恣虑狼之吞噬者，赖耶稣教之力，而才抑制之；亚细亚诸国，赖神、儒、佛三道之力，而防遏之也。我皇祖及孔子、释迦、耶稣等，各圣人通神设教，示以神者佑人，人以至诚稟神惠，神人相应，致国家之福祉，是国教及宗

教之所因起也。然从生活之变迁，而气质之变化也，精神衰而至诚之道不明，故方今虽在神、儒、佛、耶之教职者，通神者几希。可知神虽欲保护国家，保佑民庶，以人失通之道，神亦悯其愚而焦虑也。盖自不通神，则不能详听神意，而妄说神德者，毕竟不过袭蹈古人之套语，此辈不足与语道，然亦一由斯道之衰颓，未专可咎此辈也。且无智之小人，为其说之所诱而信之者，亦虽属妄信，或以生进善远恶之心，未必无益也。唯中等以上之人，修形而下之学者，为无神论，而置神于疑惑之间，不知天命之可畏，圣言之可尊，或恣我意，而蹂躏众庶，或乘威权，而横行世间，弄才智而装豪杰，其死也以树巨大之纪念碑，为无上荣誉。此辈终身不知道，唯以名为真理，以利为现理，终名利之二途耳；虽偶有信神者，不能直得神意，止其自信，而不能以神益世利人，是皆非完全者也，故其力终不能制止一般情势之炽盛也。

然则人间生活上之快乐，其在何所乎？要之，其弊在不会神人交通之道也。夫天之生斯民也，岂以同类相食为其主旨乎？宜优劣互相扶助，强相提携，以各安其业，乐其分也。若夫邦国之于交际，亦犹个人之于交际也，有无互通，利便互计，相携相扶，不可不各享其天幸，全其天福也，否则如何而达人心和乐之世运乎？今世形而下肉体之便利日益进，而不能安形而上之心，则如何而得称真成之文明开化乎？而其进文明开化之方，不在欧美各邦形而下之穷理，在东洋形而上之道，其载道之书，实以《周易》为最也。是以余曩著《易断》十册，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应用之于实事，解释其辞，附以经验之点断，介绍神人交通之妙理。尔来七年，世人未醒觉迷梦，顽乎而不畏天命，狎大人，侮圣言，不知鬼神之在冥冥，前知祸福而示之，见祲祥妖孽，以为偶然，不尝有所劣察敬戒。心之衰颓，日以益甚，盖为我书之所说，未尽其精微乎？余年已越六十，疾病亦且时至，若追今而不完斯学之中兴，则其将期何世耶？是余不独为斯道忧，实所为天下后世忧也。乃不自揆，再补正《易断》，寄上四卦以国政之组织，君臣之奇偶，人心之兴败，就实地所经验之活断三百八十四爻而述之，明神人交通，天命严肃之证，以使初学之人，易悟《易》理之妙，进使后世学者，继经验之

序，终成就人间圣学且欲使宇内智者学者辈，省臆测推量之徒劳，以《易》为神人交通之媒。且夫我邦维新，当初之为国是也，在取彼长，以补我短，然欧美各邦之交际益频繁，而其所倾向，彼之事物，不择利害而输入之，我所固有，不问长短而废弃之，遂至有非变我道德国而为彼法治国不止之势。呜呼，亦可谓惑矣！夫选取利害长短，人世之通谊也，况欲弃我国粹之道德乎？抑方今最大急务，在使彼国人，知我固有道德之为何物，而为之之道，无过于平易说示《易》道。《易》者道德之本原也，故早晚译此书以英文，传之于欧美各邦，欲使彼知我国方今有神人交通之术，又知人间统理之方法，不单在法律，而尤在道德也。欧美各邦，专研究形而下之理，奏其实效者，如利用电气蒸气，皆无不巧妙，交通之利便，实古人所不梦见也。然如此，是利人间相互之交通而已，乌如我《易》道之神人相交通，而前知将来之吉凶祸福哉！是实东洋神奇之瑰宝也，今余不敢秘之，欲以传之于海外者，唯一片诚忠，在将为宇内开万世之泰平耳。凡君子，谨而思之，余之所希望如此，著此书之主旨，亦全在此。慧眼达识之士，幸谅微衷，大究斯学，俾圣圣相承之瑞珠，再放光彩，神随之皇道，得大明于世，而众人知希望之所归著，宇内万世之泰平，亦可期而俟也。

明治三十四年一月 高島吞象识

余之幼也，家大人教之曰：先哲所著之书，不啻汗牛充栋，然六经所载，则圣人之道，圣人者，天之所降以为亿兆之君师也。余于是读四书五经，业务之暇，手不释卷。积年之久，略谙诵之。窥圣贤之旨，探道德之原，颇有所自得，以为圣人之道，教庸人以仁义，教君子以《易》，使得至诚通神，豫知将来，使在上君子，无误亿兆之休戚也。故君子因《易》以知有鬼神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善笃善行，虽赏之不为不善，盖知天命而常行仁义，故谓之道德。然而神者专祖先之灵，是合人之颜色气血而可知，然则人之于父子，非只身体教育之恩，父母歿而为灵，亦大而保国家之安宁，小而护子孙之幸福也明

矣。是孝道之所以贵重，而五伦天之所媒介也。

至诚者，圣人所谓尽其性也。《说卦传》曰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”，所谓性者，尽心之活动，以感得天命于筮数之义也。要之，人智所不及，而听神之教者也。卦爻之辞，皆照于实用，不余一字，故《易》者不外圣人救世之意焉。盖庸人之了，人之一身，以统括四肢五官而应事物为能，唯圣人不然，尽性至命，遣活动心魂以通鬼神，感得神意于筮数之方，以益后世。然世之读《易》者，拘泥文义，而远于实用，可不浩叹乎！

释氏之道，以明心见性为主，老子之道，以修心练性为要，故释老之道，专于心性，而疏于治国家。唯吾圣人之道，以尽性命为极，苟人智所不及，听命于鬼神，小而可修一身，大而可治家国天下，岂如释老独善其身者乎？方今宇内各邦，互竞其力之时，舍此而可复他求哉！

祖先之灵，虽导国家及子孙以避凶趋吉之方，人不知尽性之道，故神灵不能通其意，见其陷于不幸，亦不堪忧虑也。人皆以为将来之事，不可预知，余窃忧之，述此书，以明圣人之旨，通鬼神之意，媒妁幽明，欲使天下后世，得至大之幸福也。

此编原余所讲述，使友人柳田几作笔记者也，今请清国人王治本氏，更补正之，便清国诸彦阅读。但序言以达意为主，故文辞鄙野，语无伦次，览者谅之。

余尝著《易断》、《易占》二书，先辈序跋文颇多，其中副岛种臣、中村敬宇、栗本锄云三君之文，尤得我心之所然者，今不忍去之，因录于左。

高岛吞象又识

王治本译文序

《周易》筮法，肇始于《洪范》，散见于《春秋》内外传，宿官世业，掌在筮人，由来久矣，迄今几失其传。岁庚子，余重游东海，得阅《神易堂易断》，为高岛吞象所著。

卷首自叙撰著之法，并追述生平因事系囚，于犴狱中得残《易》半本，朝夕参玩，独得神解，遂即自筮要咎。爻象所示，一时莫得其解，既而脱罪，其应如响，此其始筮之验也。厥后凡值岁首，或家国大事，悉皆取断于筮，而他人之有疑欲决者，亦咸来请筮。岁积一岁，以其所筮之经验者，钞录成帙，每卦或一筮焉，或再筮三筮焉，随机判决，各得神解，订为六十四卷，付刊行世，智与不智，皆奉之如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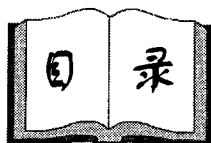
一日，余于友人处，获晤高岛翁，谈及《易断》之妙，翁曰：“惜此书纯用和文，不克流传海外，请君一译汉文。”友人亦相与劝说，余遂应命。卦首先释象义、字义及阴阳变动、参互错综之旨，后系所筮断验。余为之循其意译其词，从事于笔砚者八阅月乃成。

嗟乎！钱卜之法，创自京房，专以五行生克，决人休咎，而于爻象爻辞，概不究论，求所谓“大衍用九”之法，判若两歧。兹得《易断》之书一出，俾撰著古法再见于今，筮人之掌，得复于古，皆高岛氏也。

余幸删译事竣，为叙其颠末如此。

光绪帝丑岁三月上浣谷旦

浙东王治本鄂撰于食研斋



序言	(1)
作者序	(2)
王治本译文序	(12)

周易上经

☰ 乾为天	(1)
飞龙在天,利见大人。占日本国与大清国相会论事,两国和平。	
☷ 坤为地	(15)
坤者地也,地之德顺也,顺者臣之道也。占伊藤伯文首相气运。	
☳ 水雷屯	(30)
此卦其象艰难郁结,如物之勾萌未舒也,故名之曰屯。普法战争,法国大败,法皇拿破仑三世被俘。	
☶ 山水蒙	(45)
蒙之时,君子小人,皆不得其位,是非颠倒,邪正混乱,有占例为证。	
☵ 水天需	(59)
此卦上卦天为日本,下卦水为 大清国,中日甲午海战,清政府战败议和。	
☱ 天水讼	(73)
此卦上卦为天,上升也,下卦为水,下降也,性情不合,取象曰讼。	
☷ 地水师	(84)
师者,以一人统众而平定之也。本乱之先,以师道训导之。从师	